

第十六回 男扮女江生暫會 父從軍小姐遠行

詞曰：

誰說宋朝堪愛，今聞江子猶佳。青衣巧扮女裙釵，月下一團溫蕩。致今夫人相敬，教他親傍嬌，微雲輕雨遍天涯，是愁還大。

右調西江月

且說雪婆，將江潮告訴沈文全壓制丘石公的言語述了一遍，又把江潮的詩付與小姐。小姐看後，不覺流淚。雪婆道：「小姐不要傷心，此事今番倒有成機了。」小姐道：「事多磨折。怎麼說倒有成機？」雪婆道：「小姐，你是個伶俐之人，有了外邊這些言語，必成無疑。」小姐道：「雪婆婆，你所言差矣！我這一身被人騰謗，玷辱爹娘，倒要希圖成就？縱使遂心，也難立於人世，如何反以此為幸麼？」正說之間，祇見夫人走將進來，道：「女兒，你爹爹上了三本求歸，聖上不許，如今升了督府護軍之職，差五百名軍士、五十隻官船來接我們上京同享富貴哩。女兒快些收拾。」小姐驚道：「果然就要去了，這事怎麼好？」雪婆也是淒然。小姐道：「日日望老爺回來，不但不歸，又要遷去。三千里家鄉隔絕，魂隨雁返，塚託草青，休指望『婚姻』兩字；就要見他一面，今生料也不能夠了。雪婆婆，明早去回復了江家哥哥，你同我去了罷。」雪婆道：「老身殘毀餘生，幸遇小姐見重，厚恩難報，常恐一旦無常，有負知己。小姐要老身隨去，我別無系戀，祇有小姐的親事未諧，有些放心不下。完了此段姻緣，老身就死在九泉下也是瞑目的了。我到江家，若說小姐遠去，恐他又要苦哩，害殺了他，如何是好？」小姐道：「我若不言而去，何以為情？今日之事，不能生為並頭花，祇願死為連理樹。我之身子，誓死無二的了。」雪婆道：「小姐，你此去姻事大半難諧，既是立志守他的節，明日之別也算是永訣了，怎生算計，與他相會一番纔好。」小姐道：「這是必不能夠的，現有賊人說話，又做這樣險事，被人知覺，我之一身固不足惜，辱抹了爹娘，且要害了江家哥哥性命。我即死在九泉，不能瞑目。」雪婆道：「那江小官人還是個小孩子的身材，面貌溫潤如玉，聲音嬌細，恰如處子一般。做一個女兒，傍晚領他來會，誰人看得出？」小姐道：「外邊人也有認得的。休要做將出來，其禍非小。」雪婆也不敢再說了。

夫人小姐收拾了半夜而睡。明早雪婆起來梳洗，對夫人道：「老身託賴夫人、小姐養德，怎忍離別？情願伏侍了夫人、小姐上京去罷。」夫人滿心歡喜道：「你若肯去是極好的。但怕日後思鄉不便。」雪婆道：「老婆子止有一身，再無親族，夫人、小姐就是我的親人了。我家中也沒有甚麼收拾，祇有一個妹子早亡，生下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兒，過繼在王媽媽家，今年十六歲了。有一年不曾見他，待老身領他來見一見，心事已完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既有個甥女兒，可領來我家，小姐看看，就在小姐房中歇了一宵，明早送去。他住在那裏？為何你一向再不說起？你若是早說，領他來與小姐作伴兩日也好。」雪婆道：「住居甚近。他也是不出門的緣故，又不好領他來打攪，故此老婆子不曾說起。」說完了話，辭了夫人、小姐，到柏梁橋江生家去。

見了江潮，說了上京之故，江潮大哭起來。雪婆道：「相公且不要哭。小姐說，此別常怕不能相會。是老身設計，要把相公男扮女妝，祇說是老身妹子的甥女，領去與小姐相會。暫在小姐房中借宿一宵，了你兩人心願。方纔說了，夫人大喜，即教老身領來，明日早晨送歸。」江潮道：「太險，太險，若說玷污小姐，江潮寧死不為；若但以禮相見，雖死何悔？祇恐有人識出，污了小姐清白之名。」雪婆道：「相公嬌容，宛如處女。今扮作青衣女子，再把扇子遮了龐兒，誰人認得出？」正說間，祇見姬賢進來。雪婆閃了進去，與陸氏說話了。

江潮接了姬賢，坐定道：「你還不知，丘宜公昨晚殞了。」江潮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果然如此？」姬賢道：「眾友都去探喪。江兄，你也該走一遭。」江潮道：「正是！正是！」姬賢道：「還有一節新聞與你講，那丘石公被徐子滂暗算，身上假傷痛不可忍，又貼了涼血敷藥，被他又下了斑毛，一夜之間，處處爛作深潭，今已臭不可當，著實在床上號叫哩。」江潮道：「有天理！有天理！他要害人，反成自害了。」江潮送了姬賢出門，即與母親說知，又向雪婆道：「我去片時就回來與你商議的。」雪婆道：「相公須就回來便好。」江潮道：「就來，就來。」如飛奔到丘先生家。尚未入殮，江潮走到裏邊要拜，師母拖住，作了四揖，然後，也揖了師母，丘石公所愛的弄兒也在那裏，看見江生標致，問道：「這位就是江家官官麼？這等的生得好！」挨到江潮身邊，道：「你的先生，就是我的大伯伯。」江潮祇得也奉了揖，弄兒嘖嘖羨慕，妯娌兩個拖住了他，祇管要留吃點心，江潮性急要歸，與雪婆商議說話，怎當他如此歪纏？二女人又道：「不幸你先生歿了，叔子又被人打壞，如今半死半活，在床上號叫，甚是臭穢。小官人，你祇看師弟之情，與我陪一陪客，住一日便好。」江潮道：「我有極要緊的事體在心上，約一人在家中會話，就要去了。」指望奔出門來，誰想，弄兒動火了半晌，正要把江生撫抱一番。見他要去，借此題目，把江潮一把抱住，死不肯放。急得江潮竟要哭將起來。師母也出來扯住了。江潮沒奈何，又見許多人來，沒人迎送還揖，師母再四留他，江潮祇得與他周折，師母又把一部四書，上邊是宜公自己所書旨意，雙手奉與江潮，江潮一看，見是他平日時時翻看的親筆所寫，不勝感嘆。陪了客人吃酒，又有許多兜搭。看了點心已後，幾次欲要逃歸，有弄兒一眼看定，見他走動，即來歪纏。弄兒又對阿姆說：「江小官人生得這般好，又是少年進學的。大侄女年貌相當，大伯在日，江宅也曾請過帖子去的。如今何不成就了這頭親事？」江潮聽了，一發不安了。江潮道：「待我出了恭就來。」弄兒道：「不許外邊去，裏面有廁的。」江潮要向外邊走，弄兒又來取樂，江潮看見後面矮牆外邊就是大路，就在裏邊去。弄兒奉粗紙與江潮，江潮道：「你請留步。」弄兒停了腳，江潮纔解衣如廁，弄兒在門縫裏張望，煞不住腳，也趕進行解衣如廁了。江潮慌了，忙奔起來，在矮牆上一溜，跳了過去。弄兒來扯，已出去了。弄兒著實叫喚，江潮好不會奔！

到了家中，向父母、雪婆說其緣故。雪婆道：「就是柳婆的女兒？與丘石公相好的了。」私語道：「相公，今回來已向暮，快些設法同去便好。」江潮對父母說個謊，道：「沈文全家今晚會文，孩兒要去赴約，今夜不回来了。」陸氏道：「可要家人隨去？」江潮道：「也罷了。」雪婆道：「吳衙明日就任，老身也要去了。」陸氏道：「姻事我家小官人十分有意，你去須煩攛掇攛掇，不可忘也，萬一玉成好事，天大功勞，斷不忘報！」雪婆道：「這個老身豈敢！」陸氏道：「我兒，你送雪婆婆一程。你今晚不要十分費心，明日早歸，以做娘的心為心，方是個孝子。」江潮領命，同了雪婆而走。已是紅日西沉。江潮道：「怎麼同去？」雪婆道：「到我家中，我自算計。」江潮同雪婆到了氤氳廟前雪婆家裏，已是黃昏人靜。雪婆祇恐鄰人進來，悄悄在廟門口，請一老

燭。取大青布衫一件，與江潮穿在外面；插了一朵綜線花，束了白綾裙子，紅拖膝褲，白嬌面的玄色鞋子。原來江潮的腳不十分長大，雪婆的鞋子著來正好。與他真金扇兒一柄，搖搖擺擺，鎖門而去。

是夕正是十月十五，月明如畫。雪婆一路教他來歷，江潮奉命惟謹。一路不及十分看他嬌容。不一時，已到吳衙。祇見大廳上點了十數碗燈，照得白日相似。夫人坐在中間，分撥奴僕家事。小姐不見。夫人見了雪婆，道：「你怎麼這時方來？」雪婆道：「因去領甥女，故爾來遲。」夫人道：「甥女在那裏？」江潮遮遮掩掩，在雪婆背後。雪婆扯他去見了夫人，輕輕盈盈的走將出來，十分嬌媚。一室之中，盡皆驚訝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玉體溫柔，面上無半星兒瑕玷；花容嫵媚，衣間染一段的幽香。美目澄清，恰似月娥臨玉鏡；湘裙輕緩，卻疑潘安步金蓮。鼻准端妍，兩頰紅潮籠白璧；精神凝煉，一泓秀色映春暉。青衣斂貧女之容，半含愁思；翠眉妒漢家之艷，一點春心。若非姑射神人，定是絳宮仙子。

向夫人輕輕的這道萬福，夫人失驚，連忙答禮道：「這一位好女兒，我眼中從未曾見，就與我家小姐也不相上下。且舉止態度循雅從容，必是大家儀范。雪婆婆，難得你有這一位好甥女？快請他到小姐房中去。」雪婆正中機關，領了江潮，一徑到小姐臥房中去，有詞為證：

兩朵嬌花，連理樹今番親切，想當日，支硎乍遇，殷勤相結。楚岫未酣巫峽夢，蜀山常染啼鴉血，最可憐一見竟分離，心腸裂。

吳氏女，冰霜潔；江家子，非偷竊。但春心未系，情腸難絕。怨入湘靈清瑟冷，夢回塞雁哀聲咽。問今生再會是何時，渾難說。

右調《滿江紅》

且說吳小姐，心中悲傷，挑燈獨坐，憑著妝臺，默然無語。門兒開在那裏，曉煙趕著鬧處去了。雪婆領著江潮在暗中一步步慢慢的走將進來。江潮祇覺蘭蕙之氣，恍入桃源深處，雪婆立在房門口，江潮氣也不敢出的立在雪婆背後。望見小姐花容，江潮不勝驚訝，渾如夢中。祇見小姐，好個嬌羞模樣：

香肌如白玉映朝霞，一團溫潤；嬌目似玄珠漾秋水，無限多情。烏雲輕挽生輝，蘭氣細凝翠黛。淺顰何事，深慘花容。軟玉溫香，卻使畫工描不就；朝雲暮雨，可憐仙子幾曾經。

雪婆教江潮閃在屏風背後，自己「呀」的門了房門。小姐回頭觀看，雪婆道：「小姐，我來了。」小姐道：「雪婆婆，你為何此際方回？可曾見江郎否？」雪婆道：「江相公久害相思，一聞小姐遠行，他珠淚如泉，魂銷腸斷。咳，小姐，小姐，祇恐你斷送了他也！他說道：『若能一見小姐，江潮就死也甘心了！』老身因奉小姐清規，決意不肯顏他來。這也罷了。小姐，你祇覺薄情了些。」小姐聽說，哭道：「是我差了。若能見他一面，面訂來生之約，則是他也不枉多情，我也不為負義。則我之身雖死猶生，他日殉節，庶有名目。但思辱抹爹娘，害他涉險，計不出此，遺恨終天矣！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雪婆道：「小姐，且勿悲酸，設使江相公在此，你肯見他麼？」小姐道：「雪婆婆，你休說這話。要相見江郎，我今生也不能夠了。」雪婆道：「老身今早說的，有個妹子生的甥女，年方十六，貌比嬌花，夫人見了，著實失驚，道：『好個嬌兒！』即命老身領進來與小姐作伴。」吳小姐聰明，心中已猜著了，失驚道：「如今他在那裏？」雪婆道：「現在外房屏風後面，不敢擅入。」小姐明知道是江潮，害起羞來，潛身無地。雪婆道：「女兒快來。」江潮祇得逡巡而進。見了小姐，忘卻自己女妝在身，叫聲「姐姐」，深深的兩個大揖，小姐深深答禮。雪婆道：「甥女兒，你怎麼唱起喏來，今後不可如此。」雪婆教他倆坐了，道：「房門拴好了，你兩個可暫訴衷情。」

江潮與小姐兩人，驚喜交集，渾疑是夢中光景：

一個翠黛低回，可愛是嬌羞模樣；一個玉容溫潤，堪憐是清楚精神。巫娥乍逐襄王，春雲生彩；范蠡再逢西子，曉露浴花。宋玉悲秋，情染湘江清到底；英臺含恨，魂依故園夢還家。再顧傾城，一段春光應勝昔；重親白璧，千般風月過於前。恍疑織女晤姮娥，牽牛無顏；卻如合德同飛燕，赤鳳銷魂。

江潮輕輕的道：「小生為了姐姐，至忘寢食，病入膏肓。欲仗良媒，仰求伉儷，誰料竟成畫餅。今日姐姐又將遠去，自知莫可如何。承玉人之厚情，雪婆婆之神算，今夕幸接溫香，親依仙質，江潮雖死何恨？姐姐異日自配高門，小生也瞑目九泉矣。若說玷污小姐的情白，寧甘憶死，誓無此心。」小姐聞之，低頭無語，潸然淚下。雪婆道：「甥女兒，你又來假道學了。老身為你們兩個，用盡心機，甫得你們兩人親近片刻。吳小姐既無二心，江相公又無他意，則百年姻緣，都在今晚，一夜夫妻，鬼神天地實鑒於茲。我雪婆做媒人，到今夕也算是一個全始全終。今日完了你兩人夙生緣法，就把我萬副何辭，江相公還要饞口裝喬，祇恐你錯過了也。」江潮道：「深感雪婆婆美意，久已銘之肺腑。但江潮憔悴餘資，何敢有污白璧？況小姐嫁期有日，江潮決不甘為苟且之人。」吳小姐道：「妾之此身已許江郎，誓死無二；若是江郎再說，妾即將寶劍斷首君前，也免得君之疑慮。」雪婆道：「江相公，你還要假道學，小姐怒你，要剎死來詐你哩！」小姐道：「雪婆婆是甚的說話！我見江郎疑心，故如此說。」雪婆扯他兩個親近同坐，於中甚是費力，扯近了這個，那個又走開了。想了一想，或者見我在此礙眼？乃假說出恭，往房門外一溜扣上搭鈕，憑他如何弄去。在門縫裏張他兩個，祇見端嚴坐下，楚楚如賓，小姐低頭，江郎屏息，幾盞茶時，並不開口。雪婆著惱，正要走進來發作，祇聽得扣門之聲。

雪婆開了房門，原來曉煙、非霧、輕綺三個丫鬟，見說雪婆的甥女兒生得好，要來看他。三個丫鬟見了江潮，說道：「果然生得好！」要與他見禮，江潮睬也不睬。三個丫鬟鬧成一團，說道：「雪娘娘，你這甥女兒倒是這般大樣的。」又拖拖扯扯，把他親嘴摸奶。摸著胸脯，道：「啊呀，你這甥女兒倒像一個男子，怎麼奶也沒有些兒的。」雪婆見聲色不好，祇恐弄將出來，求告道：「三位姐姐，我這個甥女兒不會摟的，若摟了他，鳴嗚要哭半夜哩。求三位姐姐方便。」三個丫鬟道：「我們也不掉了他的趣，過了他的窮氣。因見他生得好，夫人也自愛他，教他今夜在小姐床上睡。小姐也是愛他，與他挨著肩兒、促著膝兒、偎著臉兒、搵著嘴兒的同坐。我們祇要摸摸他的一件妙東西就罷了。」小姐聽得，祇恐壞事，喝退了三個丫鬟。不一時，曉煙又奔進來，道：「今晚柳媽媽要別了小姐，回家去養病。他的女兒弄兒也要一同進來，看看他的甥女。」說罷，就出去叫道：「柳媽媽，弄姨娘，小姐叫你快來。」祇聽得弄兒帶著笑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江潮道：「弄兒是認得我的，怎麼好？」雪婆道：「急切裏無處躲避，暫時躲在小姐的繡被窩中罷！」江潮跨上牙床，急將小姐香噴噴的被窩蒙頭藏足的裹緊睡下。祇見柳婆同了女兒阿弄走將進來。柳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撫著小姐哭道：「小姐，你在三朝我便撫抱你長大起來。多承你好心，留我住了一十五年。指望靠老，誰知今日你長大成人，又要到北京去，我又多病不能隨你。祇是今宵一別，我大分不能夠再見你的面了。」說罷又痛哭不止。小姐也是悲酸，說道：「乳娘，停一二年，必然還有相見之期，不必悲楚。」開了箱兒把一套新綢衣、十兩銀子，以報乳哺之恩。柳婆道：「多承夫人送了八兩，白綾二包，又承小姐厚贈。我祇恐死在旦夕，不能見你，故來辭謝，不是思量你的東西。惶惶，惶惶！」說至更深，一盞而去。弄兒見他

們哭得熱鬧，忘記問雪婆的甥女了。

江潮見柳婆母女去了，走將起來，挨著小姐坐了。擺上夜膳，夫人也來同吃。夫人愛著江潮，攜了他的纖手祇管親近。雪婆無奈坐在臺角邊。夫人命他坐在小姐身邊，見他不吃酒，自斟一小杯奉他。江潮失聲道：「晚生天性不飲的。」夫人笑道：「雪婆，你的甥女兒卻會通文。」雪婆道：「女兒，夫人面前不可如此！」夫人見他鈕扣松了，要與他鈕好，小姐會意自與他鈕了。夫人道：「你甥女可曾許人麼？」雪婆道：「尚未有人家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姓甚麼？叫甚麼名字？」江潮不敢則聲。雪婆道：「姓王，叫做二姐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可肯隨了你的姨娘，伴了我們小姐上北京去呢？日則與我家小姐同飯，夜則與我家小姐同衾。你可肯麼？」江潮道：「若得如此，為幸何如！祇恐我家父母不放手耳！」雪婆道：「承夫人美情！若說與小姐作伴，他也是極肯的，祇是他父母怎麼肯放他去？」夫人對著小姐道：「女兒，昨夜一宵不睡，收拾已完，今夜同了這個二姐早些睡罷！」

夜膳畢，夫人出去了，雪婆門了房門，教他兩個同拜天地，成個夫妻之禮。江潮與小姐拜畢，各自和衣而睡。雪婆苦苦去扯他兩個脫衣裳，跪在床頭，叫起「江相公」來。江潮祇得把衣服盡皆脫下鑽入被中，那雪婆又扯小姐脫衣，小姐不肯，他又跪了，叫起「江相公」來。小姐見他是吃醉的，也恐弄出事來，祇得依了他。又把江潮拖去，與小姐一頭而睡，雪婆方纔歡喜。開了房門曉煙進來，雪婆同他睡在外房。那吳小姐冰清玉潔，江信生志誠君子，一夕同衾，或者是坐懷不亂，也未可知，祇是仙人也證他不出。有詩為證：

其一：

漁郎誤入武陵蹊，杳杳仙源路徑迷。
蘭蕙清香酣入骨，卻疑春夢欲悲啼。

其二：

曾是春風桃李芳，楚宮猶記拂餘香。
相思空自吟新句，誰料今宵效鳳凰。

其三：

骨化魂銷淚亦干，相思今日僅成歡。
青鸞別後常依鏡，腸斷春風惜羽翰。

其四：

萬種殷勤盡雪婆，風流翻得淚痕多。
氤氳強作成連理，今後分離可奈何？

江潮與吳小姐一夕相親，得同枕衾，玉體挨著玉體，花容偎著花容；玉腕相摟，春纖巧遞。這都是雪婆勉強他的。小姐的裏衣起先原是著的，或者江潮此心不亂，小姐貞操頗堅，也未必真個為雲為雨，祇好將就的作霧騰煙。

但是，疑惑到底的話頭大差也差不多兒了，他倆個聽見曉雞初唱，天色將明，道是一別無期，就流淚不止。江潮與小姐拭淚，那裏試得乾？小姐與江潮拭淚，則是拭乾而又濕了。那雪婆擔著鬼胎，一夜不能安寢，黑早起身來，叫道：「甥女兒起身去罷！」江潮與小姐各自披衣而起。雪婆道：「趁曉煙睡熟，你們兩個就此分別去罷，省得天曉了，人煙湊集，倘有認得相公的，就做得出來了。」祇見他兩人哭個不住。雪婆怒道：「烈丈夫鐵腸鋼膽，貞女子冰骨霜顏！今日也是個生死關頭，做甚麼楚囚對泣？我雪婆昨夜拼命的使你兩個償還夙生冤債，老骨頭就死也甘心的了，祇是你倆個青春尚遠，莫要露出本相做出事來。快快拜別了去罷。」兩人各自拭淚，交拜而別。小姐道：「吳媛身屬於君，有死無二！」江潮道：「江潮深感錯愛，雖死靡他。」小姐將妝鏡對天祝告：「願分此鏡，以為後期。若是永無見期，此鏡碎為幾塊；若能果成眉案，此鏡祇是平分。」向磚地上祇一撲，果然平分兩半。小姐以一半贈與江潮，江潮藏在懷中。雪婆與他將就梳頭，領出房門而去。小姐哭倒床上，江潮飲泣而行。

雪婆道：「還要謝夫人一聲。」走到夫人臥房門口，夫人已起來了。雪婆道：「夫人，我的甥女兒要謝了夫人回去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吃了飯去。」雪婆道：「他是極面重的，趁早去，人煙還少，不須吃飯了。」江潮叫聲「夫人」，道了萬福，往外便走，青衣在體，竟忘了膝褲不曾著得。夫人道：「走轉來，忘了膝褲了。」江潮祇得轉身。夫人看他花貌淚痕滿面。雪婆道：「甥女兒道我別他而去，所以哭個不止，連這膝褲兒也忘記著了。」夫人道：「這一個好女兒，怎麼環兒也不帶一雙？」雪婆連忙道：「家裏不足把他金鳳環兒當了，他不肯帶銅環，所以不帶。」雪婆自己進去尋他的膝褲來與他穿，一時再尋不著。誰料夫人去取金鳳環兒一雙、鄉花膝褲一雙與他穿帶起來。江潮慌了，道：「待我先著膝褲兒。」夫人自把他衣掀將開來：青衣之內紅綾夾襖、綠油褲兒。幸這件玄緞夾海青，江潮將青衣袖兒掩定了，夫人不曾細看。雪婆拿膝褲出來，已是著急了，道：「又承夫人見賜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的甥女兒不窮，有好衣裳著在裏面。」雪婆道：「不瞞夫人說，他是與隔壁人家借的。」夫人將環兒與他戴，又是沒有耳朵眼的。夫人滿肚疑心。雪婆道：「小時怕痛，不曾穿得。」曉煙也奔將出來，看了笑道：「雪娘娘，你的甥女兒雖然生得好，倒不像個女兒，倒像一個大人家的讀書小官人。昨夜已與我家小姐睡了。」夫人細看，他衣領之中多是長領的，心中也曉然，知道是個男兒。祇是自己差了，叫他與小姐同睡一宵。心中懊悔，祇是不好聲張，當時喝住曉煙，走了進去。

雪婆同了江潮出門，江潮遮遮掩掩，原走到氤氳廟前。雪婆開門，此時尚是早晨，沒人進來。雪婆急忙與他脫下女衣，拔下花朵，去了女鞋膝褲，著了自己男鞋，依先是個美童子了。江潮感謝雪婆，連忙下拜，雪婆扶起，道：「郎君，我雪婆擔著血海般千條。我做了這節事情，方纔夫人諒必知覺；我暗使他明知是你，也不怕他發覺，我今此去，實為你二人而去，日後於中攬掇，相機而行。你須有始有終，等待著吳小姐，莫要學負心之人，嘗過滋味就丟下了，使吳小姐終天之恨。你若果忍負之，我與吳小姐死去，在閻君殿前少不得我是個證見，吳小姐之情，江相公，你時刻勿相忘也。設使你的父親替你另求佳配，你須明白言其緣故，勿要害羞隱忍，如負吳小姐之情，則鬼神天地自不肯相饒也。」江潮道：「小生若忍負了小姐，天誅地殛，萬刃攢身。你去與小姐說知，隨夫人到京求聘，如若不允，我決不另娶。」說罷，乃掩淚而別。江潮自回家去，雪婆即到吳夫人處，同赴京中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蓬島回波弱水流，仙郎乘霧不乘舟。
裴生玉杵何須覓，子晉鸞笙自有儔。
賈氏情深香暗度，魏王才富枕堪留。
從今一去三千里，兩地參商無限愁。

